

539.12
18



劉半震的

瓦釜集

疑古玄同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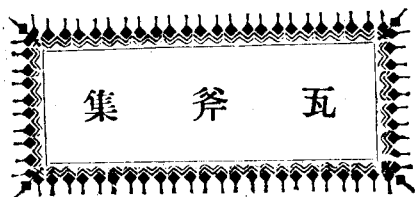


劉半農瓦釜集一卷附錄手

攀楊柳望情哥詞一卷一九

二六年北京北新書社印行

一九二六年三月付印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版



著者 劉復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一冊實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題半農瓦釜集（用紹興方言）

半農哥呀半農哥，

佢真唱得好山歌，

一唱唱得十來首，

佢格本事直頭大。

我是個弗出山格水手，

同撐船人客差弗多，

頭腦好唱鸚哥調，

我是只會聽來弗會和。

我弗想同佬來扳子眼，

也用弗著我來吹法螺，

今朝輪到我做一篇小序，

豈不是坑死俺也麼哥！

——倘若佬一定要我話一句，

我只好連連點頭說「好個，好個！」

一九二二年春夜，于北京，仲密。

代自叙

啓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冊，乞兄指正。集中所錄，是我用江陰方言，依江陰最普通的一種民歌——「四句頭山歌」的聲調，所做成的詩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單看一部元曲選，便有那麼許多的『萬言長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現在做這傻事：要試驗一下，能不能盡我的力，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底裏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

分來。

我這樣做詩的動機，是起於一年前讀戴季陶先生的阿們詩，和某君的女工之歌。這兩首詩都做得很好：若叫我做，我做不出。但因我對於新詩的希望太奢，總覺得這已好之上，還有更好的餘地。我起初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後來經過多時的研究與靜想，纔斷定我們要說誰某的話，就非用誰某的真實的語言與聲調不可；不然，終於是我們的話。

關於語言，我前次寫信給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寫出：『……大約語言在文藝上，永遠帶着些神秘作用。我們做文做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是能於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上時所學的語言：同時能使我們受

最深切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密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這種語言，因為傳布的区域很小（可以嚴格的收縮在一個最小的地域以內），而又不能獨立，我們叫它方言。從這上面看，可見一種語言傳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動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是文藝上無可奈何的事。』

關於聲調，你說過：『……俗歌——民歌與兒歌——是現在還有生命的東西，他的調子更可以拿來利用』（新書年八卷四號「詩」）。這是我們兩人相隔三萬多里一個不謀而合的見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陰方言和江陰民歌的聲調做詩的答案。我應當承認：我的詩歌所能表顯，所能感動的社會，地域是很小

的。但如表顯力與感動力的增強率，不小於地域的減縮率，我就並沒有失敗。

其實這是件很舊的事。凡讀過 Robert Burns, William Barnes, Paridic Gregory 等人的詩的，都要說我這樣的解釋，未免太不憚煩。不過中國文學上，改文言爲白話，已是盤古以來一個大奇談，何況方言，何況俚調！因此我預料瓦釜集出版，我應當正對着一陣笑聲，罵聲，唾聲的雨！但是一件事剛起頭，也總得給人家一個笑與罵與唾的機會。

這類的詩，我一年來共做了六十多首，現在只刪贖三分之一。其實這三分之一中，還儘有許多可以刪，或者竟可以全刪，所贖的只是一個方法。但我們的奇怪心理，往往對於自己新

造的東西，不忍過於割削，所以目下暫且留贖這許多。

我懸着這種試驗，我自己並不敢希望就在這一派上做成一個詩人；因為這是件很難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功夫都不夠。我也不希望許多有天才和肯用功夫的人，都走這條路；因為文學上，可以發展的道路很多，我斷定有人能從茅塞糞土中，開發出更好的道路來。

我初意想做一篇較長的文章，將我的理論詳細申說；現在因為沒有功夫，只得暫且擱下。一面却將要點寫在這信裏，當作一篇非正式的 *Dedication*。

我現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並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維的序。恭維一件事，在施者是違心，在受者是有愧，究

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評；因為我們兩人，在做詩上所嘗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對於我的詩所下的批評，一定比別人分外確當些；但這樣又像我來恭維你了！——其實不是，我不過說，至少也總沒有胡『蠶眠』（！）先生那種怪談。

現在的詩界真寂寞，評詩界更寂寞。把『那輪明月』改做『那輪月明』湊韻，是押『稱錘韻』的人還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黨人的獄中絕食，比做伯夷叔齊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還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還有許多的朋友恭維。

這種朋友對於他們的朋友，是怎樣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說這樣便是友誼，那麼，我若有這樣朋友，我就得借着 Wm. Blake 的話對他說：

“Thy friendship oft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我希望你爲友誼的緣故做我的朋友，這是我請你做序的一個條件。

劉復 一九二一，五，二〇，倫敦。

瓦釜集目次

封面——疑古玄同題字

馬叔平選器

陳萬里製像

序歌——周作人

代自叙——作者寫給周作人君的信

開場的歌——「一隻雄鵝飛上天」

第一歌——「善政橋直對鼓樓門」

第二歌——「人家說搖船朋友苦連天」

第三歌——「郎想姐來姐想郎」

第四歌——「姐園裏一朵薔薇開出牆」

第五歌——「車車夜水也風涼」

第六歌——「劈風劈雨打熄仔我燈籠火」

第七歌——「隔壁阿姐你爲佢面皮黃？」

第八歌——「只有狠心格老子無不狠心格娘」

第九歌——「一網重來一網輕」

第十歌——「搖一程來撐一程」

第十一歌——「人比人來比殺人」

第十二歌——「我說新婦小姐——」

第十三歌——「老酒喫喫有三樣好」

第十四歌——「你叫王三妹來我叫張二郎」

第十五歌——「姐倪姐姐十指尖」

第十六歌——「你連竿抽抽阿是抽格我？」

第十七歌——「五六月裏天氣熱旺旺」

第十八歌——「亮月彎彎照九州」

（以上一九二〇，二二兩年中作）

第十九歌——「河邊浪阿姊你洗格捨衣裳？」

第二十歌——「你乙看見水裏格遊魚——」

第二十一歌——「小小里橫河一條帶」

（以上一九二四年作，一九二六年加入）

附錄 手攀楊柳望情哥詞

小序

- 第一歌——「結識私情隔條河」
- 第二歌——「梔子花開十六瓣」
- 第三歌——「山歌勿唱忘記多」
- 第四歌——「郎關姐來姐關郎」
- 第五歌——「隔河望見野花紅」
- 第六歌——「姐勒窻下洗衣裳」
- 第七歌——「情哥郎你要出香房」
- 第八歌——「山歌越唱越好聽」
- 第九歌——「我十七十八正要偷」
- 第十歌——「天上只有半個頭月亮
不半個頭星」
- 第十一歌——「山歌越唱越新鮮」

第十二歌——十八歲姐倪結識十六歲格郎

第十三歌——山歌要唱好私情

第十四歌——新打大船出大蕩

第十五歌——搖一櫓來拉一綳

第十六歌——郎唱山歌啞啲嚨

第十七歌——豆腐店姐倪會賺錢

第十八歌——手捏櫓索三道彎

第十九歌——山歌好唱口難開

附中國民歌的價值——周作人

開場的歌

一隻雄鵝飛上天，

我肚裡四句頭山歌無萬千。

你里若要我把山歌來唱，

先借個煤頭火來喫箇煙。

一隻雄鵝，無所取義；以兒歌中有『三錢銀子買隻大雄鵝，飛來飛去過江河』二句，故借用之。

無萬千、無千、無萬、無量數。

里、們。

煤頭，城廂語亦作紙吹，即京語之紙煤。

煤頭火江煤頭之著火者，吸烟用之。

一隻雄鵝飛過江，

江南江北遠茫茫。

我山歌江南唱仔還要唱到江北去，

家來買把箬笪送把東村王大郎。

江江長江。

江南江江陰。

江北江江陰對江之靖江。

仔江了。

家來江回家來江回來。

箬笪江箬帚，靖江人多業此；笪爲靖江音。

前把字讀如江，笪笪之單位名；後把字讀如江，子也。

第一歌 (短歌)

善政橋直對鼓樓門，

鼓樓門下男男女女鬧沉沉。

你阿看見趙大跌倒井裏仔錢二去下石？

你阿看見孫三暗頭裏跌仔悶衝李四去點燈？

縣諺：『善政橋直對鼓樓門，有理嚙錢說勿清』。

鼓樓門爲清代縣署之頭門，

門前不半里有善政橋。

鬧沉沉，鬧紛紛。

阿，土音作乙，或作火，疑詞。

勒在。

暗頭裡，暗中。
悶衝，悶跌於地；衝字去讀。

第二歌

（勞工的歌。縣諺：『搖船打鐵磨豆腐』，取此義作歌。）

人家說搖船朋友苦連天，

我吃呖吃呖搖船也搖過十來年。

我看末看格青山綠水繁華地，

我喫末喫格青菜白米勒魚蝦垃圾也新鮮。

吃呖，亦可作吃囉，搖船聲。

末，語助詞，其作用略同則字。

格中的。

勒，頓挫助詞。

魚蝦垃圾，謂水中所產魚蝦等一切雜物。

人家說打鐵朋友苦連天，

我釘釘鑼鑼打鐵也打過十來年。

我打出鏟刀灣灣好比天邊月，

我勿打鋤頭釘耙你里那哼好種田？

你里「你們。

那哼」如何。

好「可。

人家說磨豆腐朋友苦連天，

我豆腐末也嘯嘯嚶嚶磨過十來年。

我做出白篤篤格豆腐來好比姐倪格手，

我做出油胚百葉來好供佛勒好齋天。

末，語助詞，用如日語之ハ。

嚙嚙嚙嚙，用力作事聲，或兩堅物相磨聲；嚙字讀陽聲。

白篤篤，白而細膩也。

油胚，豆腐之油炙者。

百葉，卽京語之千張。

勒，頓挫助詞。

人家說我世上三樁苦喫全，

我自家倒也勿曉得是甜如蜜勒還是苦黃連。

我今年倒也活到仔八十八，

我也聽見過多多少少快活人家家家哭少年。

勒，轉語助詞；亦可作啞。

方言中每以六十六或八十八喻老，猶西人以一百一或一千一喻多也。多多少少許許多多。

『家家哭少年』是文語，非口語；但縣諺有『九天像春天，家家哭少年』之句，故仍可作口語用。

第三歌 (情歌)

郎想姐來 姐想郎，

同勒浪 一片場上乘風涼。

姐肚裏勿曉得郎來郎肚裏也勿曉得姐，
同看仔一個油火蟲蟲飄飄漾漾過池塘。

來，轉語助詞，其作用略同而字。

勒浪 在(彼)。

凡一片場一片地之片，均平讀；一片紙一片麪包之片，仍去讀。
仔 着。

油火蟲，或疊蟲字，螢也。

第四歌 (情歌)

姐園裏一朵薔薇開出牆，

我看見仔薔薇也和看見姐一樣。

我說姐俾你勿送我薔薇也送個刺把我，
戳破仔我手末你十指尖尖替我綳一綳。

仔了。

和，讀海字之去聲。

戳，刺。

綳，以布片縛創處。

第五歌

農歌。五個人車夜水（夜裏車水），一老人，一已婚中年，一未婚中年，一少年，一童子，每人唱一節，首尾各有合唱一節。

（合） 啊！ 車車夜水也風涼，

我里想仔短來還好想想長；

我里想想前頭格日子過得好勿好？

我里想想後來格日子還有多少長？

啊字極響極長，勞働時唱歌每如此。
好！可。

（甲） 啊！ 車車夜水也風涼，

我想到仔我屋裏格老親娘——

她嘸多嘸少都望女兒家裏寒，
她勿想想我里老公婆霍浪還要喫飯穿衣裳。

老親娘 || 老婦；年老農民都用以自稱其妻。
屋裏，註見次節。

嘸多嘸少 || 勿論多少。

望 || 往。

塞 || 私賄。

公婆霍浪 || 夫妻倆；浪，城廂語轉爲落。

(乙)

啊！~~~~~車車夜水也風涼，

我想到仔我屋裏格阿大娘——

她有六個男女真正勿好帶，

我里窮人拖仔男女真孽障！

屋，讀如五葛切，但以屋裏二字連用爲限，房屋住屋之屋，仍讀如惡。

好||容易。

帶||撫育。

拖||爲所累。

孽障||罪孽。

(丙)

啊！——車車夜水也風涼，

我想到仔我前頭村浪格大小娘——

我月白竹布布衫末也要送一件你，

且等八月初三城隍廟裏跑節場。

大小娘||女郎，未嫁者方能有此稱。

浪||上。

淡白日月白；月白竹布布衫，是村婦衣服中之漂亮者。

俗以八月初三爲城隍娘娘誕日；廟中昔有梳妝樓，陳城隍夫婦寢具，於是日開放，四鄉觀者盛至。二十年前，此樓燬於火；近又有賣錠致富者，出數萬金重建之。

跑節場日趕集。

(丁) 啊！……車車夜水也風涼，

我也勿想搶寡婦來也勿想大小娘：

我孤身漢有仔三十千銅錢混身纏，

要我成家末除非皇后娘娘招我做個黃泥膀！

搶寡婦爲鄉間惡俗；有夫死未斂，即逃入城中，向縣署請求立案守寡者，名曰進守節娘子。

孤身漢自縊夫；此句是諺語。

成家自有妻室。

勝||股，讀上聲。

凡夫死不出嫁，守本姓，而贅一後夫於其家者，曰招黃泥勝。

(戊) 啊！……你里老看松來大表將！

你里拿我吊田雞來弄別相！

我明朝情願登勒家裏糊塗一大聰，

再勿上當來車夜水勒乘風涼！

老看松，罵老人之詞，其義不詳。

表將||表子養；子養疾讀爲將。

車水時，年長者戲弄小孩，疾踏車軸，使其無從下脚，以兩手緊握橫槓，懸身空中，曰吊田雞。

弄別相||戲弄；別亦作白。

登勒||在。

糊塗，舁聲；糊字音如軋烏切。

聰，睡之單位名；自入睡以至於醒，每一次曰一聰；時間長曰大聰，短曰小聰。

(合) 啊！ 車車夜水來乘乘涼，

我里勿想短來也勿想長：

看你河裏格來船去船都爲仔名勒利，

爲名爲利還勿是夢一場？

俗傳乾隆帝下江南，登鎮江金山之頂，一老僧指長江問曰，爾知此中有多少船？帝曰，數不清。僧曰，只有兩只：一名船，一利船。

第六歌 (情歌)

劈風劈雨打熄仔我格燈籠火，

我走過你門頭躲一躲。

我也勿想你放脫仔棉條來開我，

只要看看你們縫裏格燈光聽你唱唱歌。

劈風劈雨，大風大雨之劈面打來者。

熄，城廂語亦作隱。

燈籠火，燈籠之點火者。

婦女紡紗，如有他事略停，則曰『放一放棉條來』，以必握棉條於手方可紡紗也。

第七歌

(女工的歌。一個女子問，一個女子答。)

『我說隔壁阿姐你爲啥來面皮黃？』

『你阿姐勿曉得我一日到夜做紗忙。』

我朝起起來黑矐矐裏就要上工去，

夜裏家來還要替別人家洗衣裳。

爲啥爲何。

人工紡紗曰搖紗，在紗廠中作工曰做紗；以廠中分工，各司一事，不盡紡也。

朝起，亦作早起，朝晨也；起字平讀。

黑矐矐裏，亦作黑黑矐矐，形容天未明之詞。

『我說隔壁阿姐你爲啥來寔梗忙？』

『你阿姐勿曉得我瘋癱格老子瞎眼格娘
三個兄弟妹子纔還勿曾滿十歲，
一家六口要我一人當！』

寔梗||如此。

纔，齊字一音之轉，即普通語之都。
當||擔當。

『我說隔壁阿姐你爲舍來面皮紅？

『你阿姐勿曉得紗廠裏格先生瘦面孔！

他撈撈搭搭勿曉得要做啥，

我勿采他來他就起哈哄！

先生，工人稱賬房司事之類。

瘦面孔 〓 無耻；面亦作臉。

撈撈搭搭 〓 動手動脚 〓 拉拉扯扯；撈字讀陰聲。
起哈哄 〓 無端起覺；哈字去讀。

他起仔哈哄來 要想停我格工，

停仔工來我一家六口只好喫西風！

我勿曉得爲捨靠仔十只指頭要嘸飯喫？

爲捨來要碗飯喫就要瘦面孔？』

要碗飯喫 〓 要喫碗飯。

第八歌

（悲歌。縣諺：「只有狠心格老子嘸不狠心格娘」，本此作歌。）

只有狠心格老子嘸不狠心格娘，

你看看東村頭浪格李金郎：

金郎里娘倪兩個喫仔朝頓嘸夜頓，

金郎里老子朝朝夜夜睇勒酒缸浪！

嘸不無有。

浪上。

娘倪母子；但稱父子爲耶兒，不稱耶倪。

只有狠心格老子嘸不狠心格娘，

你看看金根汝全格好晚娘：

晚娘打得金根汝全一塊紅來一塊紫，

他老子還『家有賢妻』『家有賢妻』口口又聲聲！

晚娘——後母；晚，讀如買。

口口聲聲——言之不已。

只有狠心格老子嚙不狠心格娘，

你看看高和尚娘子淚汪汪：

高和尚格賊胚捩仔三只筭箕團團轉，

和尚娘子嚙穿嚙喫有仔眼淚只好望肚裏汪！

鄉間小兒，每有取名和尚者，謂如此可邀神祐，易於長成，非真和尚也。賊胚，謂作賊之胚料。

筲箕，滌米器；鄉間稱男子有一外遇者爲撻（提）一只筲箕，取其與某二字音似也。

土語謂無可告訴爲有仔眼淚望（往）肚裏注。

只有狠心格老子嚙不狠心格娘，

你看看橋頭董事大先生：

大先生一拳一脚打得妻兒男女號淘哭，

只爲仔一個盤缸走索格賤花娘！

號淘，哭聲。

鄉間董事，每喜納外來之賣技女子（盤缸走索者）爲妾，頗有因此喪家者。

第九歌 (漁歌)

一網重來一網輕，

一網裏鮮魚十八斤。

一網裏空來魴魮垃圾也嘸不，

只有空網裏落水冷泠泠。

魴魮，一種肉薄而無味之小魚。
垃圾，言水中雜物。

一網重來一網輕，

一網裏鮮魚十八斤。

魚娘來仔 末魚兒苦，

魚兒來仔 末魚娘也傷心！

一網重來一網輕，

一網裏鮮魚十八斤。

捉着仔鮮魚才能有飯喫，

望你再來一網格鮮魚十八斤！

一網重來一網輕，

一網裏鮮魚十八斤。

姜太公直鈎子釣魚勿遇文王 末要餓殺，

還有呂洞賓喫酒喫肉做仙人！

相傳姜太公直鈎釣魚，『願者上鈎，不願者去。』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及三戲白牡丹事，爲民間甚普通之傳說。

第十歌

(船歌。三個搖
船人互相對答。)

搖一程來撐一程，

碰到仔頂風頂水還要拉一程。

我說阿銀哥，來看來船頭浪格是那個？」

啊！原來是喫白酒格朋友小汝生。」

頂風頂水，逆風逆水；船家稱逆風爲頂頭風；又船家忌用逆字（土語作第），故

呼順風爲頂順，呼逆風爲頂頭順。頂，平讀。

喫白酒，白喫酒。

我說汝生哥，來你今朝那里來？」

『我末無錫缸尖子讓送仔客人來。』

『我末要送客人上杭州去，』

要到仔十二月初頭纔轉來。』

缸尖子讓，當讀無錫音；讓，上也。

『我說小汝生來你櫓前舵來櫓前舵！』

你落脫仔你狗魂來嘸耳朵！

你落脫仔你狗魂昏頭昏腦要作死！

你今朝又那里去白喫着仔兩開老白酒！

『櫓前舵』，『櫓後舵』，『推船』，『扳船』，均行船術語，兩船相遇時，必彼此高呼之。

作死||找死。

開，酒之量名，等於一斤之四分之一；一開適爲一碗，故此名惟熱酒店中用之；若持瓶買酒，則以斤兩計，不以開計也。

我說汝生哥來我里船頭浪相罵末船艙浪講話，

我請你帶個口信和我里娘子說一說：

你說王貴甲長格一千銅錢末快點想法還本利，

你說典當裏格棉襖棉被末等我轉來仔贖！

兩船因駕駛不慎而相撞，雖至好亦必出惡語相罵；但如無甚損傷，轉眼即破罵爲笑，此船家常事，故縣諺曰：『船頭浪相罵，船艙浪講話。』

棉襖棉被於每年十二月中取贖，例不取息。

轉來||回來。

我說汝生哥來汝生哥，

你年紀輕輕總要少喫酒來少糊塗。

我謝謝你記個口信千定要帶到，

我轉來仔請你喫開素火肉搭搭老白酒！』

記此。

千定 卍 千萬。

俗稱花生與豆腐乾同喫爲素火肉。

老白酒，農家自造之酒，亦稱家園老白酒。

第十一歌

（滑稽歌。開首
二句是縣諺。）

人比人來比殺人！

人比人來氣殺人！

你里財主人喫飽仔末肚皮浪彈上去像個三白西瓜
我里窮人餓仔要死末只好窮思極想把褲帶來束束緊！

三白，西瓜之佳者，言皮白，肉白，子白；驗瓜者每以手指彈瓜，聲音清脆者爲上。

束緊褲帶，土語中形容饑餓之詞；束，讀如出。

人比人來比殺人！

人比人來氣殺人！

你里財主人穿仔羊皮狗皮熱得鼻頭管裏出起血來末還可以請個

郎中來喫貼清涼藥，

我里窮人凍仔要死末只好躲勒門角落裏破席片裏破棉絮裏阿大

阿二阿三阿四阿大里娘來阿大里老子大家軋軋緊！

人比人來比殺人！

人比人來氣殺人！

你里財主人閑空得生起懶黃病來末還有銅錢買點犁頭喫，

我里窮人喫力仔要死末只好送把閻王伯伯當點心！

俗呼黃病爲懶黃病；患此者每取犁頭舊鐵，碾爲細末，和酒飲之，其方甚驗。

俗謂人死爲送與閻王作點心，趣語也。

人比人來比殺人！

人比人來氣殺人！

你里財主人家裏 養雞養鴨養豬養狗 末都還要把白米喂，

我里窮人家裏 糠也無不一把 末只好賣男賣女賣夫賣妻賣公賣婆

一齊賣乾淨！

把 握

人比人來比殺人！

人比人來氣殺人！

你里財主人 死仔 末還好整千整萬帶到棺材裏去開三十六月錢莊

七十二月當，

我里窮人死仔嘸不私佣送把閻王小鬼末只好自家爬到熱油鍋裏去
必律剝落尋開心！

三十六錢莊，七十二典當，是土語中形容富人之辭。

私佣 賭賂；私，俗讀如死。

這章歌中所用的很長的句子，是自然詩歌中一種滑稽的方法。例如元人鄭廷玉的楚昭公雜劇第三折，艚公的嘲歌：『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也弗是我裏艚公艚婆兩個倒有五男二女團圓一個屎出子六個弗得眠七個一齊尿出子艚板底下好撐船一撐撐到姑蘇城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第三句有五十四字。又如英國古時有一章飲酒歌，叫做 *Sing, Gentle Butler, balla moy*，其第二首的第三句，只是“*The pint pot*”三個字，後來一樣一樣東西加上去，到第六首的第三句，變為“*The verkin, the gallon pot, the pottle pot, the quart pot, the pint pot,*”十四個字的長句：也是同樣的一種滑稽法。

第十二歌

(悲歌。做阿婆的這樣說。)

我說新婦小姐 我里手要快來 腳要快，

勿然末那里搖得出紗來賣？

我說新婦小姐 現在辰光樣樣貴，

我里日子過過真艱難。

新婦||媳；阿婆||姑。 姑稱媳曰新婦小姐；媳稱姑曰阿婆娘娘，或簡爲娘

娘，均敬辭。

辰光||時候；辰，讀如陳。

艱，讀如該。

我說新婦小姐 我里還借仔隔壁錢二阿嫂里一碗飯，

你記歇 就盛一碗去還一還；

我說 我借格辰光是淺淺能格你也勿要歡歡滿，

你順便末要還仔三個頭胎蛋。

錢二阿嫂里 錢二阿嫂家。

記歇 此刻。

淺淺能 不甚滿。

雞第一次所生蛋，曰頭胎蛋，俗謂其滋補力絕大。

我說新婦小姐 你屋浪醬缸勿曾蓋，

今朝夜裏恐怕有雨來；

你順便看一看 我里阿黃爲啥咬，

莫怕你後門浪門門勿會門。

無圍庭者，每置醬缸於屋頂。

咬_{||}吠。

莫怕，即京語之亦許。

我說新婦小姐 昨日子阿順進城你勿會叫他帶釘鞋傘，

勿曉得他明朝那哼好家來？

我說新婦小姐 明朝落雨末要來揀豆種，

明朝天好末還有醃菜要晒晒。

那哼_{||}如何。

家來_{||}回來。

豆種_{||}豆之種子；須選肥大結實之豆爲之。

我說新婦小姐我里二囡勒家裏末手也快來脚也快：

她一日織仔兩個長頭布末還燒仔時秧飯！

那里勿曉得做阿婆格總是嚙不良心格，

還憎嫌她記樣慢來過樣慢。

囡，讀如男字之去聲，女兒也，亦用作女孩之專名，而以其行次冠之。

人工織布，有長頭（長四丈二尺）短頭（一丈六尺）之分；織長頭布者，每日至多兩個（正），尙不能兼做他事。

蒔秧時，每日須備六餐，且須盛饌，農家婦女必終日在厨下烹飪。

記正這；過正那。

我說新婦小姐我里二囡末曉得仔過日子難：

她記樣也嬈買來過樣也嬈買。

我說新婦小姐我里下月初十還要換小會，

你說你要打只銀元寶針末也就省省罷！

小會卍積錢會，其積錢總數不甚大者；換卍付錢，此為積錢會中專有之字，讀如天。

罷，讀如敗。

我說新婦小姐我里人家難做來容易敗，

你新婦小姐又勿是夜摸眼；

你兩根頭燈草點得煗煗响，

你要曉得棉油豆油總要銅錢買。

夜摸眼，謂一種眼病，夜間看物不能清楚者；但有時亦稱近視眼為夜摸眼。
煗煗響，火光極明狀。

我說新婦小姐我末總當你自家男女待，

我末先去睸一歇來你也勿要磨得太嫌晏：

你搖到仔三更半天末也就去睸，

明朝聽見雞啼就起來。

一歇||一下子。

太嫌||太。

晏，讀如愛。

※ ※ ※ ※ ※ ※ ※ ※ ※

人家末說我有福氣來有福氣，

我末一日到夜費煞仔嘴唇皮！

我省下仔三個五個來末原是他里格，

我橫下來仔末又帶勿到棺材裏！

費煞嘴唇皮，舌敵唇焦。

三個五個，三個五個錢。

橫下來，死。

我想想 我過歇格阿婆末真真狠，

我想想 二厝格阿婆末也是柳樹精；

人有仔良心 末狗也勿喫屎，

我待她好仔 末她倒一樣也勿聽。

過歇，那時。

柳樹精，罵女人之辭，猶言妖怪。

『人有良心，狗勿喫屎』，是諺語。

她像算盤珠撥一撥來動一動；

她來仔三年末也勿曾養一個羹飯種：

我看見別人家格新婦總比我格好，

我白米飯沃仔死狗末想想也肉痛！

土語以算盤珠云云形容蠢人。

種，即傳種之種；言羹飯，謂其能以羹飯奉祀祖宗。稱子爲羹飯種，乃十分

隆重語，但同時亦可用爲咒罵語。

白米飯沃死狗，罵人語，言其飽食無用。以肥料加於植物曰沃，故羹曰沃釀。

死狗不能生長，而以白米飯沃之，其爲肉痛（捨不得）可知。

第十三歌

（滑稽歌。
鬼這樣說。
酒）

我說老酒喫喫末有三樣好：

第一樣好來酒格味道好，

第二樣好來一口一口喫喫好，

第三樣好末就是寔梗好！

味道||味。

寔梗||如此。

我說我今朝還猶喫醉，

要我喫醉再喫三百杯。

我說你里老子鴉片呼呼像個活死人！

諾你格娘來你格娘是偷飯鬼！

呼呼 抽抽 吸。

諾你格娘，罵人語，諾字不知何義。

哈哈哈哈哈阿四保長你原來是三百屁股一面枷！

哈哈哈哈哈我勿敲他菱壳末也要找找價：

我明朝搨扇板門死到他家裏去，

他勿請我喫酒末也要喫點肉。

保長 地保。

三百屁股一面枷，是嘲笑保長之普通語；以此種微刑，爲保長者每月必受一二二次也。

以地產賣於人，越若干時復要求加價曰找價；屢找不已，曰敲菱壳。搨板門至人家睡下，曰我在此處死，乃是鄉間敲菱壳者之慣技。

我說你試試看來試試看！

我勿怕天來勿怕官！

你喫耶穌末我就喫天主，

哈哈哈哈哈你里一隻雄雞倒有九斤半。

信教曰喫教！教士干涉詞訟，縣令聽命惟謹，故有此信耶穌，彼信天主，以互相抵制者。

哈哈哈哈哈白馬廟裏格戲捨好看？

紅面白面打得團團轉。

你乙曉得潘金蓮結識仔海和尚？

你乙曉得白蛇娘娘養個白狀元？

捨_{||}有何。

紅面云云，是縣謠，言不懂戲文者看戲，但見紅面白面相打而已。

你乙曉得斗米十肉格豬八戒？

你乙曉得八仙裏頭有個孫行者？

你乙曉得劉坤一是忠臣張之洞要造反？

你乙曉得正命天子是袁世凱？

孫行者之著讀如斬，餘仍讀如字。

縣中每稱劉坤一爲忠臣，不知何故。至斥張之洞要造反，則因某年正月，張到江陰看操，向商民索借若干萬，有不允則縱兵搶掠之說，於是縣民大駭，逃避一空；後亦無事。此事在二十五年前，時余尙幼，不知其內幕如何。

哼！——你黃奎郎殺豬白刀進去紅刀出！

你奎郎娘子喫飽仔零碎肉！

我說我里親兄弟末總要勤算賬，

我欠你三百三來你欠我六百六！

白刀進，紅刀出，是指斥屠戶之慣用語。

零碎肉，屠戶賣餘之碎肉。

親兄弟勤算賬，是諺語。

哈哈哈哈哈我替我里狗郎娘買着三尺鞋面布，

你你你你湯老五偷仔家老婆格裏腳襪套頭送把野老婆！

我我我我里再到老長豐去喫三碗，

喫醉仔家去打打打老婆！

鞋面布 || 做鞋面所用布。

家老婆 || 妻；野老婆 || 外遇。

裹脚 || 纏脚布。

襪套頭 || 女襪。

噉 || 勿打老婆勿算男子漢！

你說我勿敢打末 我就打把你看！

哈哈哈哈哈 喫仔口酒身上倒有點熱烘烘，

讓我田岸頭浪瞓睇看。

烘烘，熱之形容詞，去讀。

第十四歌 (情歌)

你叫王三妹來我叫張二郎，

你住勒村底裏來我住勒村頭浪。

你家裏滿樹格桃花我抬頭就看得見，

我還看見你洗乾淨格衣裳晾勒竹竿浪。

勒在。

晾，讀如浪。

第十五歌

(失望的歌)

姐倪姐倪十指尖，
尖尖楚楚數銅錢。

你扳仔指頭數一數一年共總有多少日？
多少日苦來多少日甜？

姐倪姐倪十指尖，
尖尖楚楚數銅錢。

我一五一十數得一年共是三百六十日，

一半苦來一半甜。

一半苦來一半甜，

那里一半苦來那里一半甜？

睡着格一半甜來醒格一半苦，

要勿苦來泥團裏一聰睏千年！

第十六歌 (情歌)

你聯竿擱擱乙是擱格我？

我看你殺毒毒格太陽裏打麥打得好罪過！

到仔幾時一日我能夠來代替你打？

你就坐勒樹陰底下紮紮鞋底唱唱歌。

聯竿，打麥器；竿，讀如該。擱，招也。以聯竿打麥，狀如招手。

殺毒毒，言陽光之酷熱。

罪過，可憐；罪，讀如在。

紮鞋底，是鄉間婦女無事時之消閑工作；故有在農隙中紮就鞋底數十雙，以供全家一年之用者。

第十七歌 (情歌)

五六月裏天氣熱旺旺，

忙完子勺麥又是蒔秧忙。

我蒔秧勺麥嚙不你送飯送湯苦，

你田岸浪一代一代跑跑跑得脚底乙燙？

勺麥 〓 刈麥。

勺麥蒔秧，是農家最忙時。

嚙不 〓 不及。

一代一代 〓 一次又一次。

乙 〓 普通語之可，疑問辭；或讀如曷，或如火。

第十八歌

(牧歌)

亮月彎彎照九州，

九州之外還有第十州。

黃牛水牛你聽我說：

我姓吳來姐姓周。

亮月彎彎照世人，

一人肚裡一條心。

黃牛水牛你聽我說：

我格心來就是姐格心。

亮月彎彎照八方，

一方成熟一方荒。

黃牛水牛你聽我說：

我情願姐田裡熟來我自家田裡荒。

亮月彎彎照仔姐倪家，

我勿曉得姐倪勒浪家裡做點舍捨？

黃牛水牛請你搭搭角，

把我駝過仔千山萬海去望她。

勒浪 〓 在。

牧兒騎牛時，呼曰搭角，牛即俯首，以一角近地，牧兒乃以一足踏角，緣頸而

上。

望 〓 探視。

第十九歌 (情歌)

河邊浪 阿姐你洗格捨衣裳？

你一泊一泊出情波萬丈長。

我隔仔綠沈沈格楊柳聽你一記一記搗，

一記一記一齊搗勒篤我心浪。

一記一記||一下一下。

勒篤||在。

第二十歌
(情歌)

你乙看見 水裏格遊魚對挨着對？

你乙看見你頭浪格 楊柳頭並着頭？

你乙看見你 水裏格影子孤零零？

你乙看見 水浪圈圈 一幌 一幌 幌成兩個人？

第二十一歌

(情歌)

小小里橫河一條帶，

河過邊小小里青山一字排。

我牛背上清清楚楚看見山坳裏，

竹籬笆裏就是她家格小屋兩三間。

小小里||小小的。

過邊||那邊||彼岸。

後語

這一本小唱本出世，我在感謝替我看稿子的周啓明先生之外，還有兩個最親愛的朋友，也應當致謝：一，是我妻蕙英夫人，我稿子裏，有好多處在方言上不甚妥洽的，是她指正修改的；二，是我的女兒小蕙，我每做成一歌，便唱給她聽，她總問，『這是真的？是假的？』而且要求我接續着唱，不許停歇——沒有這簡單而有力的鼓勵，亦許這書竟做不成。

劉復。一九二六年二月，北京。

手攀楊柳望情哥詞

因爲二十年來，我居住江陰的時候很少，所以要採集江陰的民歌，也就苦着沒有很多的機會。七年前採到了二十首船歌，已由常維鈞君代在歌謠週刊第二十四期發表。去年冬季，又採到了短歌三四十首，長歌兩首，至今還沒有工夫整理出來。希望將來能於採集得更多些，可以合起來刻成一本專集。現在只就已有各歌中，把幾首最有趣味的先行選出付印（就用第一歌的第二句做個總名）。其中「姐勒窗下洗衣裳」一歌，原本共有六章，今只取首章爲第六歌，末章爲第七歌；又「手捏槽索三條彎」一歌，原本有四章，今只取首章爲第十八歌。這種割裂的辦法，若用民俗學者的眼光看去，自然是萬分不妥。但若用品評文藝的眼光看去，反覺割裂之後，愈見乾淨漂亮，神味悠然；因爲被割諸章，都拙劣討厭，若一併寫上，不免將好的也要拖累得索然無味了。至於將來將所採各歌全體匯印時，這種辦法是當然不能用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劉復識於北京。

第一歌

結識私情隔條河，

手攀楊柳望情哥。

娘問女兒『你勒浪望捨個？』

『我望水面浪穿條能梗多！』

結識私情。

勒浪在彼。

捨個什麼。

穿條，一種小魚名。

能梗，猶言如許。

第二歌

梔子花開十六瓣，

洋紗廠裏姐倪捏只討飯籃！

情阿哥哥問我『喫格捨個菜？』

『我末喫格油氽黃豆茶淘飯。』

阿·助語詞，無所取義。

氽，俗字，浮也，讀如吞上聲；此言炸。

淘，澆也。

第三歌

山歌勿唱忘記多，
官堂大路勿走草滿窠，
快刀勿用雙銼銹，
私情勿做兩荒疏。

說荒疏來話荒疏，
荒疏城裏兩條河；
一條河裏裝柴米，

一條河裏唱山歌。

第四歌

郎關姐來姐關郎，

鑰匙關鎖鎖關簧。

鑰匙常關三簧六葉襄陽鎖，

姐倪常關我情郎。

襄陽，亦作相思。

第五歌

隔河望見野花紅，
想要拗花路勿通。
等到路通花要謝，
苗籃揀水一場空。

拗，折也。

苗籃，筐也。

揀，提也。

第六歌

姐勒窻下洗衣裳，
雲遮月暗路難行。
遠望高樓一燈火，
輕輕咳嗽兩三聲。

第七歌

情哥郎你要出香房，

眼淚汪汪落胸膛。

我郎好像脫線鷓子央央去，

勿知落勒捨村方。

鷓子，紙鳶也。

脫線鷓子，謂紙鳶之斷線者。

第八歌

山歌越唱越好聽，
詩書越讀越聰明，
老酒越陳越好喫，
私情越做越恩情。

第九歌

我十七十八正要偷，

那怕你爹娘睺勒脚跟頭。

大麥上場壳帳打，

韭菜逢春匡割頭。

那怕你 卍 即令。

脚跟頭 卍 脚邊。

壳帳 卍 抵配 卍 預備。

匡，義同壳帳，而語氣更强：如言「匡死喫河豚」，拚死喫河豚也；「匡性捨命」，拚性捨命也。

第十歌

天上只有半個頭亮月
嚟不半個頭星，

地下嬌娘能有幾個貞。

那個閨女不偷漢，

那家貓倪勿喫葷。

第十一歌

山歌越唱越新鮮，
柿子經霜蜜能甜，
甜菜經霜紅苗嫩，
小姐經郎轉少年。

蜜能，猶言如蜜。
紅苗二字不解。

第十二歌

十八歲姐倪結識十六歲格郎，

對門姐倪來搶行。

『你有郎勿曉得我嚙郎苦，

大熟年成也有隔壁荒。』

搶，平讀。行，讀如杭。搶行謂同業相競，此言爭愛。

第十三歌

山歌要唱好私情，

買肉要買坐臀精，

摸奶要摸十七八歲蓮蓬奶，

關嘴要關彎眉細眼紅嘴唇。

關嘴，謂親嘴。

第十四歌

新打大船出大蕩，
大蕩河裏好風光。
船要風光雙支櫓，
姐要風光結識兩個郎。

打 製造。

蕩，濼活水處，小於湖，大於池，去讀。

大蕩河 大河；蕩字平讀。

第十五歌

搖一櫓來拉一綑

追著你前船一同行。

你前船裝格是孟姜女

我後船就是范杞良。

綑一櫓索。

第十六歌

郎唱山歌啞啞，

自小貪花攢仔風。

我小阿囡梳妝臺上有一六二六六六三十六個生雞蛋，
送把情哥喫仔亮啞。

亮啞來亮啞，

山西唱歌應山東。

啞啞 啞啞。

摑讀如 *ping* 去聲，爲風雨所打也。
應，響應也。

第十七歌

豆腐店姐倪會賺錢，

黃昏浸豆五更牽。

雪白篤篤格豆腐捺勒郎籃裏，
細眉花眼接郎錢。

會 || 能，讀如畏。

賺，讀如在。

牽，磨磨也。

捺 || 從水中取出。

第十八歌

手捏櫓索三條彎，

好一朵鮮花在河灘。

『搖船阿哥火要採朵鮮花去？』

『採花容易歇船難。』

捏 握。

火要 可要。

第十九歌

山歌好唱口難開，
櫻桃好喫樹難栽，
白米飯好喫田難種，
鮮魚湯好喫網難抬。

抬，謂舉網。

中國民歌的價值

周作人

(劉半農編江陰船歌的序文)

今年八月間，半農從江陰到北京，拏一本俗歌給我看，說是在路上從舟夫口裏寫下來的。這二十篇歌謠中，雖然沒有很明瞭的地方色彩與水上生活的表現，但我的意思却以為頗足為中國民歌的一部分的代表，有蒐錄與研究的價值。

民歌 (Volkslied, Folksong) 的界說，據英國 Frank Kidson 說，

是生于民間，並且通行民間，用以表現情緒或抒寫事實的歌謠 (英國民歌論第一章)。中國敘事的民歌只有孔雀東南飛與木蘭等幾篇，現在流行的多半變形，受了戲劇的影響，成為唱本。抒情
的民歌有子夜歌等不少，但經文人收錄的，都已大加修飾，成為

文藝的出品，減少了科學上的價值了。「民間」這意義，本是指多數不文的民衆；民歌中的情緒與事實，也便是這民衆所感的情緒與所知的事實，無非經少數人拈出，大家鑒定頒行罷了。所以民歌的特質，並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與思想，只要能真實表現民間的心情，便是純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學的初基，倘使技巧與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極好的事；但若生或是拙笨的措詞，粗俗的意思，也就無可奈何。我們稱贊子夜歌，仍不能蔑視這舟夫的情歌；因爲這兩者雖是同根，現在却已分開，所以我們的態度也應該不同了。

抒情的民歌中，有種種區別，田間的情景與海邊不同，農夫與漁人的歌也自然不同。中國的民歌未經收集，無從比較；但據我

在故鄉所見，民衆的職業雖然有別，倘境遇不甚相遠，歌謠上也
不發生什麼差異。農夫唱的都是一種「鸚哥戲」的斷片，各種勞
動者也是如此；這鸚哥戲本是墮落的農歌，加以扮演的名稱，也
就是「秧歌」的轉訛；這一件小事，很可以說明中國許多地方的
歌謠，何以沒有明瞭的特別色彩，與思想言語免不了粗鄙的緣
故。

民歌的中心思想，專在戀愛，也是自然的事。但詞意上很有高
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對於民俗學的研究，雖然一樣有用，從
文藝或道德說，便不免有可以非難的地方。紹興「秧歌」的扮演，
至於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山歌」，也被排斥；這冊中所
選的二十篇，原是未經著錄的山歌，難免也有這些缺點。我想民

間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極簡單，不足爲怪；中國的特別文字，尤爲造成這現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了細膩的表現力；簡潔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衆詩人手裏，又極不便當，以致變成那種幼稚的文體，而且將意想也連累了。我看美國何德蘭 (H. H. Holland) 的孺子歌圖，和日本平澤平七 (H. Hirayawa) 的臺灣之歌謠中的譯文，多比原文尤爲明瞭優美，這在譯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實在的事；所以我要說明，中國情歌的壞處，大半由於文詞的關係。倘有人將他改作如妹相思等，也未始不可收入古人的詩話；但我們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資料，不是純粹的抒情或教訓詩，所以無論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半農這一卷的江陰船歌，分量雖少，却是中

國民歌的學術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績。我們欣幸他的成功，還要希望此後多有這種撰述發表，使我們能夠知道「社會之柱」的民衆的心情，這益處是溥遍的，不限於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雖然反對用賞鑒眼光批評民歌的態度，却極贊成公刊這本小集，做一點同國人自己省察的資料。

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一日。

七年前，我從舟人口中採到了二十首民歌，本來打算定名為江陰船歌，印成一個單行小本，所以請啓明做了這一篇序。後來因為我忙着出國，印書的事暫時擱起，這一篇序就在學藝上發表了。現在我已改變計劃，希望將來能將本鄉民歌採集到近於完備的時候，然後出一匯編；目前却只從這二十首船歌中選

出幾首，加上去年所採得的民歌中所選出的十幾首，附刻於瓦釜集之後。因此這一篇文章，在事實上已不能做得序，只能算作一篇附錄了。

這一篇文章是就着民歌的全體說話的，而我現在的一個小選錄，却完全偏重於文藝的欣賞。因此粗粗一看，似乎啓明的意見，與我不同。其實啓明也正是一個『民歌的文藝』的欣賞者，看他在螺陀中所譯的外國民歌，可以概見。而我，假使我離開了文藝方面，改從民俗，語言，聲樂諸方面來研究歌謠，恐怕我能說的話，也只能替啓明這一篇文章做些註解罷了。

我以為若然文藝可以比作花的香，那麼民歌的文藝，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時候，我們被纖麗的芝蘭的香味薰得有些膩了，或者是尤其不幸，被戴春林的香粉香，或者是 Cosy 公司的香水香，薰得頭痛得可以，那麼，且讓我們走到野外去，吸一點永遠清新的野花香來醒醒神罷。

劉復 一九二六，四，一一